大漠新生

周荣池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片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淖新事 / 周荣池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2
ISBN 978-7-227-05989-9

Ⅰ. ①大… Ⅱ.①周…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Ⅳ.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2412号

大淖新事 周荣池 著

责任编辑 杨敏媛
封面设计 刘芝桂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建湖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7207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50千字
印 数 3000册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989-9/I·1492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汪　政

青年作家周荣池工作生活在里下河小城高邮，小城虽无大事，但小人物的小事情也常给人大感动。这位细心的写作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以身边的好人好事为原型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这就是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大淖新事》。

近年来高邮连续组织了多届高邮好人评选活动，这些好人的事迹不仅感动了邮城也感动了中国，管霞、王坤、耿高鹏、冯红英、杨文华、王瑞华等多人入选中国好人榜。如何进一步放大这些基层人物的形象，发挥他们在社会建设中的效应是值得进一步认真探讨的问题，用文艺的形式演绎好人形象无疑是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荣池的《大淖新事》用小说的形式给高邮好人塑造了一个“群像”。作品虽然采用了小说的虚构手法，但是细细读进去，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那些生活中熟悉

的好人，如《杨大眼造梦记》中为无名烈士筹款建碑的杨文华，《写心》当中热心公益的基层写作者吕立中，《守候》中十多年如一日照顾瘫痪邻居的翁国英，《唱唱》中拾金不昧的管霞，《大淖新事》中为爱守候女友的王坤等等。小说与纪实作品各有其优势，这本书中，许多人物就是融入了多位好人而塑造出来的，比如《一路春风》中爱岗敬业的徐善兰、见义勇为的耿高鹏、扶起跌倒老人的管仲培，再如《上门女婿》中的扎根基层数十年爱岗敬业的高金斌、孝顺丈母娘的上门女婿钱寿江等等，这就使人物形象不再是生活中的那一个，而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意义，具有了更高的概括性。

小说集写的是高邮人，自然也就离不开高邮城和高邮事。作品在推进故事的叙述中穿插了大量的高邮文化元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高邮民歌文化的传扬。在《唱唱》《寻找乡音》《哪儿来的锣鼓声》等作品中，大量的高邮原生态民歌的展示，在为小说本身的艺术性增添亮色的同时，也把民歌这种高邮文化的要素传播了出去。这样的艺术尝试值得肯定。文学的色彩不应该单一而要丰富杂色，要达到这一点就要向兄弟艺术形式多借鉴，多借用。何况，小说写的就是高邮的人与故事，借助地方的民间文化无疑有助于渲染地方的文化环境，揭示人物性格形成的本土文化因素，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当这两者有机融合在作品中时，它所展现的既是高邮好人的风貌，也是一座城市的人文精神。

说到高邮，人们会想到她的“邮”文化，想到宋代的秦观，想到清代的二王绝学，想到现代的文学大家汪曾祺，以及美丽的高邮湖和闻名遐迩的双黄蛋。特别是汪曾祺，他对故乡高邮的叙述与描写是他作品的主要内容，他的许多小说与散文作品对这座苏北里下河小城的生活进行了诗意的表现，所传达出的风情之美与民俗之美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经

典，也成为高邮这座小城的文化名片。荣池对这位同乡文学前辈显然是非常崇敬和景仰的，汪曾祺有名篇《大淖记事》，荣池为自己的小说集选名《大淖新事》，其中的心事可见一斑。不管是内容上还是艺术上，荣池都在向汪老致敬。汪曾祺说，写作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荣池是做到了。

这里，我要着重说说荣池这次写作的价值取向和意义。说实话，我是非常佩服这位青年作家的勇气的，因为这是一部歌颂与赞美的作品。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存在许多的问题，因此，批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批判已经成为人们首选的甚至是本能的和唯一的动作，这就需要反思了。一个社会永远不可能缺少批判，但如果一个社会只有批判这样一种动作那可能也是一种畸形甚至灾难。怀疑、质疑、批判，如果缺乏理性的规约，如果总是弥漫着非理性的愤怒，它所酿成的社会情绪会遮蔽甚至伤害许多善良与美好的事物。大概谁都不会想到，现如今，本来与勇气和孤独为伴的批判会成为哗众取宠的媚俗。以文学而言，我们正在丧失正面书写的能力。也许，人们早已忘记了古典时代的写作经验，即从写作的难度上说，描写苦难与愤怒固然不易，但歌颂正面，传达美好更难。古人说，穷苦之辞易好，而欢愉之辞难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说周荣池有勇气，就在于他在批判成风时选择了赞美并且挑战赞美的难度。这种挑战表现在作家的真实与本色上，整部小说集平实，家常，丝毫没有一惊一乍的哗众取宠，没有拔高与夸饰，他让人物说话，让故事说话，他不将评价置于叙述的前面，更不试图让读者接受本来已经预设在那里的观点，他追求的是自然的感动，是读者面对人物与事件时自然的反应。在这方面，周荣池确实显示了一定的小说功底。细节的力量，气氛的感染，戏剧化的叙述，将人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真实、完整、生动地推到读者面前。正面的写作与赞美的力量还来自作家内心的认同与充实的情感。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周荣池首先被感动了，整个写作过程都是在感动中进行的。要别人感动，自己就要感动在先。这一点周荣池做到了，因为这些人物就在他的身边，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一个写作者的幸运。

这是这本小说集在当下特别的意义，也是青年作家应该好好思考的地方，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如何去发现和表达美好的人与事，给人们温暖和希望。所以，我愿意为它说几句话，并作郑重的推荐。

汪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目　录

01　杨大眼造梦记

17　写心

31　一路春风

45　唱唱

59　守候

71　登极云端

84　还债

92　寻找乡音

105　大淖新事

121　新民滩的野柳

135　哪儿来的锣鼓声

175　向家坝旧事

213　后记



杨大眼造梦记

1

杨战生眼睛大，村里人就喊他杨大眼。他从小就是个孤儿，说是打仗的年代生下来的，谁也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私塾先生给他起了个学名叫战生，可是村里没有人叫这个名字。村里人喊他杨大眼，他就捡块砖头在手上，做出要砸的样子，其实根本不敢砸。即便是恨极了要砸，他也故意砸不到人。“只是像村里的狗咬起来气势吓人，其实从来不真咬。”这话是后来成为他婆娘的大英子说的。她从小就觉得杨大眼可怜，可怜到谈婚论嫁的年龄还孤苦伶仃。

她说自己嫁给杨大眼也是因为可怜他。

杨大眼有婆娘了，人家还喊他这个诨号他就不生气了，反正都有老婆了随便你们怎么喊。再说，杨大眼结婚之后就去了镇上上班，大英子的一个亲戚在当地的一个铝箔厂做生产厂长，介绍一个人进厂也是顺便事。大集体的

工厂，杨大眼做事用心，师傅肯教徒弟愿学，不到两年他就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他骄傲地说，我眼睛大，眼睛大眼界高，看得远、看得深……他每每这么说，大英子就在旁边数落他“不要整天大言不惭地说梦话，要不是我可怜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打光棍呢。”杨大眼怕老婆是有名的，其实他自己心里明白，他不仅怕老婆，他是怕这个村里的每一个人。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觉得自己是一叶飘落到这水乡的浮萍，始终是个外人。想到这一点他就想哭，他就有种说不出来的憋屈。他问过很多老人，包括自己风烛残年的养父，可是他们都说不知道他的老家究竟在哪里。

他觉得这个地方的人欺人，做梦都想着回老家。

下河镇这个地方在里下河，里下河是个大平原，运河向东，盐城的串场河向西，南方的通扬运河向北，北方的苏北灌溉总渠向南这一块地方都叫里下河。这下河镇是里下河的下河，偏僻边远临高邮、宝应和兴化三个县。但这个地方所谓欺人也就是蔑视外地人，也并非真就要刀兵相见。说到底这地方人有点夜郎自大的意味，因为他们在这里封闭生活久了，便有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意味。

可是，说封闭又非常奇怪的是，下河镇偏偏又文风昌盛，不管什么人家都要让孩子读书。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这个小镇着实出了不少文人墨客。据说当年大名鼎鼎的王安石还把孩子送到这下河镇上一个姓乔的塾师家里读书，并“命弟子与之游”。这更让下河镇的人引以为豪，这也更让杨大眼觉得自己始终是不受待见的。

可是大英子并不同意杨大眼去找什么老家，她是怕他到处折腾惹出什么是非来，也是怕他真要是找到老家了不要自己这个家了怎么办？其实，杨大眼当年是在一个叫朱堆的村头的土地庙旁被捡到的，捡来的时候只有身上穿的几件单薄衣服，连个生辰八字都没有，现如今到哪里去找什么老家？

也有人说，他是部队上留下的孤儿，可是这个镇上来过日本鬼子，来过国民党，也有过共产党，谁也没有听说哪个部队会留下什么孤儿。

他从养父杨德隆身强体壮思维清晰的时候开始问，问的结果就是一个巴掌甩过来。他便忍到杨德隆腰弯背驼老态龙钟的时候再问，老爷子眼泪水和口水一起流，说了半天还是当年那句话，是生产队的人在土地庙捡到后送到杨德隆家养的。杨德隆家穷得叮当响，弟兄两个，一个外出也不知道是逃荒还是当大兵去了，就剩下杨德隆在家打光棍。村里人便劝他收养这个弃儿，也算养儿防老。自打有了这个孩子，杨德隆倒是浑身有了气力，干活也得劲儿了，还知道去赚点外快，都为了养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孩子。这一点杨大眼自己心知肚明，也很感激他的养育之恩。他想找自己的家其实是为了弄明白自己从哪里来，并不是真的要到那里去。他又去问那给自己起名字的塾师，他觉得这个读书人说话靠谱点，不比那些“下河貉子”一般的粗糙野蛮。“下河貉子”这种叫法是杨大眼在和铝箔厂的厂长外出跑供销听南方人说的，他知道这话是对下河人的蔑称，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不是这下河镇的人，他便也用这话骂人。

可偏偏塾师先生这天喝了点酒，不知道一个劲儿咿咿呀呀地唱什么。他进门之后塾师爷就招呼他坐下一起喝酒，杨大眼看他家凌乱不堪，知道这些年学生早就去了学校上学，没有人来听他讲什么古书，所以他也生计艰难。靠着家里的薄田和偶尔帮人家写写画画，生活很是一般。所以，杨大眼看在眼里，心里实在没有坐下来的念头，更何况他是有要事而来，哪里有闲心和他喝什么酒？

可是先生不理会这一套，说他要再唱一段道情，便又拿起那筷子轻叩桌面，抑扬顿挫地唱了起来：老书生，白屋中，说黄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

唱罢便伏在那桌上。杨大眼推他一下，他抬起头来睡眼蒙眬地问：作甚？杨大眼忍住心里的急躁，和这塾师爷问了自己的话——其实他也不是第一次问了。以前这位先生依旧是说不知道，只说晓得你是战争年代生的，其他一概不知。可今天先生似乎因为酒多的原因，说的和以前不一样，他说："杨大眼，杨大眼，你家是甘肃的，祖上是大户人家……"杨大眼虽然已经习惯了别人这么叫他，可是他觉得塾师先生这么叫他很有些意外，更意外的就是先生说他是甘肃人，甘肃哪里人呢？再问，先生已经打起呼噜来。师娘在旁边骂道："又烀猪头了，老东西，老不死。"

这一问看似真有点收获，可是杨大眼不清楚这是醉话还是真言，即便是真的，甘肃这个地方离下河镇十万八千里，凭着这么一句话哪里去找？所以，杨大眼又觉得这个答案比没有答案更为恼人。

他正想着，便有人站在街口喊他的名字，他抬头一看是同村的二瘪子。他们在一个村里长大，家境也都寒碜，所以常在一起玩，所谓物以类聚。后来二瘪子到镇上先是跟着别人鬼混，然后在饭店里打杂，慢慢就学起了手艺。直到那店生意不景气，他把店盘了下来，自己一个人又做老板又是伙计又当大厨做起了羊肉生意。下河镇的人养羊，但都是到岁末卖给外地来的贩子，杀羊吃肉的人家少，都嫌这羊肉有膻腥味，说这是侉子的肉食。但是，二瘪子得到了真传，羊肉做得不但没有膻腥味还异常得鲜美，这羊汤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作"汤羊"。下河镇上一下霜就开始做汤羊的生意，到第二年打春那一天结束，就这几个月的时间生意相当红火。闲时的几个月二瘪子整日里就遛狗玩蛐蛐打麻将。杨大眼知道二瘪子发了财，也知道他平日里摆的那些谱。但他并不羡慕这些，他觉得这狗日的只是个暴发户，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还学人家整天吃早茶泡澡堂子，一看那满身的油腻就知道是个彻头彻尾的"下河貉子"。

二瘪子腆着肚子在街上喊他杨大眼，让他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又因为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塾师先生家问得一个莫名其妙的答案，心里正是怄气准备发作。二瘪子堆着满脸的笑说："哥哥不要着急，我喊你有正事，真有正事。"杨大眼知道这满肚子坏水的东西不会有什么正事，便推开他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问："什么事？"二瘪子说："你在镇上工厂做大师傅了，你不知道吧，陈四爷要死了，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村子里没有人问呢。"

一听说这事，杨大眼心里一愣。陈四爷要死了？他一定要去看看。

2

陈四爷是个传奇人物，一是因为他自己经历了战争岁月和红色年代，二是因为他肚子里有很多故事。杨大眼和二瘪子小时候一有空就跑到陈四爷的小屋子里去听他讲打仗的故事。其实，陈四爷讲的打仗故事并不精彩，比起电视上的要简单多了，可是这两个人家里都没有电视，有电视的人家又生怕被这群穷孩子弄坏了，便总是关着门在家里看。他们两个穷孩子也有拿砖头往那人家窗户上扔的冲动，但因为那家的狗实在是太凶了。他们便发誓再不去看人家的电视，等以后有钱了要买两台电视，两个房间里都要放上。于是，他们去听陈四爷讲故事，还可以得到一些小零食，比如花生糖或者晒干的黄烧饼。陈四爷并不富裕，靠着微薄的退休金生活，但因为身边无子女，便只有靠讲点故事和零食骗两个孩子来和他消磨些时光。他讲的打仗故事都是在下河镇发生的，有的还具体到他们的村庄里，这让两个孩子觉得很神奇，觉得他也是一个神奇人物。

下河镇地处偏僻，虽不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因其连接周边三县市也算是要地，且这里还算是繁华富庶。正如民歌中唱的："三街六巷九坡台，三祠六庙九座庵；一塘二沟三条河，四店五桥六地名；四堂墓宫连一寺，一场官司过四楼；下河古镇多兴旺，赛如广陵小扬州。"所以，历次战争也都或多或少波及这下河古镇。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几年的解放战争在下河镇尤为激烈。

国民党军队占领里下河腹地后，一直依靠下河镇来封锁南北方向的交通，对共产党和地下武装活动地区反复进行“扫荡”“清剿”。1948年9月，为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攻打山东第一大城市济南，防止国民党军队北上支援，苏北军区二分区六团奉命三次围攻下河镇。这就是知名的“三打下河镇”战役，这为最后彻底解放下河地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胜利自然是伟大的，可是战争毕竟也是残酷的。当时的下河镇两军交战伤亡惨重，真正是哀鸿遍野、血流成河，加上无辜受伤的百姓更是让小镇弥漫着血腥。也就是那时候，杨大眼被发现在战火纷飞的朱堆村里，那时候陈四爷正值壮年，自己的妻儿都在战火中无辜死去。这让陈四爷伤心欲绝，他发誓不再娶妻，宁可孤苦伶仃也不再受这生离死别之苦。所以当年村里发现弃婴的时候村长先来问他愿不愿意收养，因为杨德隆毕竟原来是单身汉，不比陈四爷有抚养孩子的经验。可是，陈四爷抱定了不再要孩子的决心，这一决心一下就是一辈子。他被那场仗打得寒透了心，但是他不知道那场仗之后，中国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人了，下河镇再也没有受到战火的侵扰。

可是陈四爷心意已决，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中那么多的解放军在硝烟中失去了生命，即便是小小的朱堆村也有22个解放军战士失去了生命。这些解放军有的有名字，有的因战争没有人善后，就是当地的老百姓给掩埋的，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死后就只剩下一个个小土包。有的人们只有一星半点儿的记忆，有的从此就没有了任何印迹。杨大眼和二瘪子从小就喜欢听陈四爷讲这些战士的故事，长大以后他们慢慢觉得陈四爷的故事其实很模糊，并没有什么确切的人名，很多故事也都是他想象的，有些故事讲了多少遍之后结局都不一样了。但是他们长大了，知道陈四爷心里越来越孤单，听他的故事时也不去戳穿，而且以后也听得越来越少，以至于对这些讲了许多年的革命故事就只有那么一个印象——好人胜利，坏人失败。

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吸引杨大眼，自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想着

在这些故事里可以凭细枝末节找到自己身世之谜。只是陈四爷的故事讲来讲去让他觉得自己离那个年代越来越远。也许在朱堆的解放军里就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亲人在哪里，也许就是他在部队行军途中捡到的弃婴。哪怕是找到那个捡到他的解放军战士，在他的坟前磕个头也算是找到自己的根了。可是，这么多年，杨大眼已经快四十岁了，仍然找不到任何消息。一个失去家的人，永远是一个流浪的孩子，即便是后来他成家立业生活再温暖，他也始终想找到自己原来的家。

这始终是杨大眼的一个梦。

可是，经历那场战争的人越来越少了。陈四爷他们这一辈子就像是老人嘴里的牙齿，一颗一颗就这么掉了，留下瘪嘴干枯的一把身子骨与岁月消磨。人没有了，记忆也就消失了，这真是让人感到颇有些悲凉的事情。杨大眼和二瘪子买了点陈四爷喜欢的京江脐子（一种面食，比烧饼小，有四个棱角，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这脐子泡进汤水里马上就化开，适合老人食用，泡在羊汤里比西安的羊肉泡馍更有味道——这当然只是下河镇人的揣测，因为似乎并没有人去过西安。

他们两人拎着塑料袋往朱堆村去。这天杨大眼调休，反正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对他而言，去看望陈四爷确实是一件要紧的事情。

3

才三五十日没回朱堆村，却真正是变了天了。进了村子就听见喇叭唢呐一阵响，这倒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情。关键在于死的人是陈四爷，两个人像奔丧回来的孝子，听得消息便直往四爷的小屋子门口跑。二瘪子奔跑起来那肚子起伏着，那些油脂是他这些年在镇上捞来的油水，让他不再是那个拖着鼻涕跑到陈四爷门口听故事的瘦弱小孩。到了陈四爷家的门口，只见村里人忙碌着，吹鼓手们卖力地吹着，并不见披麻戴孝。陈四爷是个五保户，他的丧事

是集体给办的，大家都并不悲哀，很有些例行公事的意味。按照当地的风俗，老爷子已经70多岁了，也算是喜丧了。村里人见杨大眼和二瘪子回来，也并不诧异。他们在老人灵前磕了头，便站起来木木地看着那穿着寿衣的干瘦的陈四爷。没有人招呼他们，只有几个妇女在厨房里忙着做饭，并且议论着陈四爷的死。

没儿没女的人死都这么悲凉，陈四爷单身多年其实也梦想着有个家。哪个人不想有个家，有个家坟头上就不会长青草。下河镇的人认为，坟头上长青草的人家就是断子绝孙的孤魂野鬼。杨大眼觉得陈四爷死得很凄惨，他突然又觉得自己好像有了一种悲凉的情绪，他想着自己也是一个没有根的人，虽然成家立业了，但总觉得这下河镇不是自己的家。他甚至还想到陈四爷讲的故事里的那些革命烈士，他们和自己一样成为永远不能回家的孤独坟头。

他真心地觉得很孤单。

好像生活也容不得他多想，他那腰间的BP机立时响了起来。这个东西在下河镇可是个稀罕东西，就连电话也不是一般人家能够用上的。他看着上面的电话号码，知道是大英子从镇上的公用电话打来的，便跑到村里的小卖部回电话。大英子在电话那头着急地说，师傅到家里来找他，说有急事要商量。自打杨大眼去镇上上班几年，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就住进了厂里分的宿舍。厂里面这几年产品销路不景气，生产也跟不上，但因为是集体的厂，大家都似乎没有什么压力。再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厂是下河镇的明星厂，远近闻名的知名企业，即便是不景气工人们也都牛气得很。像杨大眼这样的技术骨干，更是牛气得很。杨大眼和销售的厂长外出跑供销，知道市场的行情是什么样子，再像现在这样不进行技术革新是不行的。可是，回来和师傅一说自己的想法，师傅白了他一眼说：这一两百人的工厂，就你杨战生是个人物？不要没有事找事做。

他不知道师傅为什么会这么说。他觉得师傅既然是生产厂长，更应该好

好地抓生产。他也不知道，今天调休没有任务，师傅为什么来家里找他。他满肚子狐疑赶回去，出了村口看见路边有一辆小的蓝鹰客车，这在街上满地都是，讨价还价六块钱就回到厂门口。到了家里，师傅坐着喝茶，那搪瓷杯中的水冒着热气在他满是皱纹的脸边飘荡。师傅倒是开门见山，对于这个孩子老人家心里是既满意又放心的，杨大眼自己也承认，他是王师傅手把手教出来的，他甚至和自己的徒弟说过，只要他认真做，这个副厂长迟早是他的，他日就是做个厂长也不是不可能的。

师傅告诉他，铝箔厂的产销都有了问题，厂子快要支撑不下去了，可能要改制了，还要裁一批职工。要是改制就要承包给个人，愿意留下来的继续工作，不愿意的就一次性买断工龄。师傅这么说，意思很明确，以他在厂里的声望，他想参与这个厂改制后的竞标，和几个老员工一起集资将老厂买下来。本来杨大眼心里也觉得这个厂没有希望了，听到师傅这么一说，似乎大家都觉得这个厂是有希望的，只不过希望在于它要改制而不仅仅是改进生产。对于师傅的这些想法，他自然是要全力以赴支持的。这自然是他回报师傅栽培之恩的机会。他负责去游说那些有实力的老人和王师傅一起参与竞标。

这场改革不仅在铝箔厂引起了轰动，即使在这小镇上也引起了震动。对于下河镇而言，一成不变似乎更让人安心。可是，就像王师傅说的“改革的春风已经吹进古镇”。杨大眼对此虽然是一知半解，但他还是参与了这场轰动一时的改革。更为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本来改革铝箔厂没有打算吸引原职工以外的民间资产，但是很多资本还是像变了法似的借鸡下蛋流入厂里。这其中，二瘪子那十万块钱，让杨大眼在厂里的腰杆子更直了。

王师傅如愿以偿地做了厂长，杨大眼也真的做了生产副厂长。其实改制之后厂里的员工减少了一半，很多人都拿了钱自己下海了，杨大眼这个厂长说是实至名归，其实也是别无选择。



杨大眼的干劲更足了，他做梦都觉得生活有奔头。

4

杨大眼的这股干劲持续了十多年，铝箔厂再也没有人叫这位生产厂长杨大眼了，大家都叫他厂长。因为，杨战生同志获得了全省的劳模称号，拿到了国家的专利，受到了部委的表彰。大家都知道，杨战生同志厂长前面的这个副字迟早要去掉。一是王师傅总归要老了，二是杨战生凭着自己的创新技术入股，在这铝箔厂实际上已经是当家人了。师傅也并不忌惮杨大眼，因为他知道自己迟早要让贤，而自己的徒弟确实是最佳人选。因此，镇上召开亿元镇表彰大会，师傅表现出高姿态让杨大眼去领奖。偏居乡野的下河镇竟然成了全县第一个亿元镇，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不小的政绩，当镇长将奖章给杨大眼戴上的时候，还和他嘀咕了一句：战生同志，你是下河镇的功臣，党和政府感谢你，你是下河镇人民的好儿子。

杨大眼听了这些热乎乎的话，心里似乎没有过多的温暖。他知道自己一直还想着那个早已找不到的老家。自从自己的养父去世之后，这个事情似乎更是没有眉目了，就连那个喜欢喝酒的塾师先生也中了风。她的婆娘大英子都变成老英子了，那头飘飘的长发总是黏糊糊地盘在头上，但因为是厂长夫人的缘故，并没有人公开地嫌弃她的装束，因此，她就更不在意自己的装扮了。女人有时候就是这样随意地将青春给丢掉的。

塾师中风之后，杨大眼去过一次，看见他那副光景实在不忍问他什么。他倒也似乎并没有希望在他的嘴里问出来什么，当年他说自己是甘肃人，杨大眼真倒是有几次动了心去找，可是就凭那句话那真是大海捞针的事情。况且那还是一句读书人的醉话，尽管杨大眼很敬重这位先生。先生用微微竖起的手指着墙壁上的那幅字。杨大眼倒也认识——闲云野鹤，是先生自己所写。可杨大眼不知道先生指着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先生吐词又不清楚，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